

## 我的台大之路 (留學台灣瑣憶)/游漢維 (斜體字部份是被世界日報刪剪的段落)

話說上世紀五十年代初，美國副總統尼克森 (就是後來自己當了總統惹了一身麻煩、後人對他褒貶不一的水門案主角) 訪問台灣和東南亞，驚見當時亞洲許多年青人被左派勢力所吸引，他認為台灣如果不進行「反統戰」，將來勢必越來越孤立，於是尼克森促國會從美援撥款，讓台灣招收海外華人子弟學生，宣揚「自由中國」的民主和繁榮，積極培養將來的「哈台族」。僑務委員會得了不少外援，撥款給各大學增設華僑子弟的名額，添置設備，增建宿舍，撥款也包括補助各大學減輕華僑學生的住宿和學雜費。很不幸，這僑生政策的評價也和它的始作俑者尼克森一樣：褒貶不一。當年許多人認為華僑學生佔了本地學生的名額，殊不知原來是老美在後面買單。不過無論如何，早年的僑生政策確實使數千名港澳和東南亞的華人子弟受益，我這個小時代裡的小人物就是其中的一個受惠者。

我自小生長在英屬馬來半島 (後來整合為包括新加坡在內的馬來亞聯邦)，我的老家在一個名叫芙蓉的小城，這可不是武俠江湖裡那個神秘奇詭的芙蓉鎮，我們住的地方，是城外平淡閉塞而貧乏的鄉下。六十年代初我高中畢業時，左派勢力日正當中，去台灣上大學不是什麼值得張揚的事，不左傾的人，又深受大英帝國殖民地教育的「熏陶」，對當時尚未成「龍」的台灣嗤之以鼻，有錢子弟都去了英國、澳大利亞和紐西蘭，我雖然入選了新加坡工藝學院，可是每月一百多馬元的費用，一家人不吃不喝都省不下這個數目，據說去台灣每月只須三十多馬幣，當時折算還不到十美元，於是台灣成了我昇學唯一可行的去處。

六十年代初的資訊匱乏，我們對台灣幾家大學的認識，全靠美國新聞處出版的「今日世界」雜誌，這是一本印刷精美，在香港，台灣和東南亞發行的中文宣傳品。今日世界經常附送僑委會印發的「僑生在自由中國」的期刊，介紹各大學的情況，也報導港澳，印尼，馬來西亞，泰國等地華僑學生的起居。我還記得每次介紹建築物和大型設備時，總會強調和美援的關係，把大門邊上的「中美合作」徽章銅牌放大刊出，徽章的設計是一隻白手握著一隻黃手，背景是中美兩國國旗。

申請赴台入學的手續，由芙蓉鎮上開鞋店的國民黨代表一手操辦，我們逐一帶著申請表格和高中成績單到他的鞋店面試。那時我對大學的認識，僅止於民初小說裡的敘述，和今日世界雜誌的零星片段，選系方面，由於我唸高中時被分發到理科班，只能申請理工科系。面試時鞋店的黃老闆見我對選系沒有頭緒，就問我家裡做什麼生意，我說有個哥哥做木匠，黃老闆想了幾秒鐘說：那就唸土木工程吧，成功大學的土木系比較好，我就給你報成大。我當時也不曉得原來木匠和土木系並沒有太大的關聯，還慶幸有人指點，如釋重負。鞋店老闆隨興的把魯班師傅和土木系掛鉤，決定了我大半生的許多起伏。

不久就收到入學通知，我把畢業後大半年靠沖洗照片，畫廣告，當家教和投稿報章等零星工作所掙得的一點錢，加上木匠三哥加倍的補助，買了車票和船票，先從小城搭乘七小時的特慢火車到新加坡，再從新加坡的紅燈碼頭轉乘一艘人貨兼載的輪船。

媽媽有一個同鄉姊妹住在新加坡，她送我上船時給我帶了一個黃色的塑膠桶(那個年代的新產品)，特別交代說往來唐山的船客都得自備個小水桶。帶著新加坡阿姨的叮嚀和那個耀眼的塑膠桶，一個從來不曾離家超過六十公里的鄉下青年，從此走入了茫茫的未知。

上了船才發現船上還有數十名一起赴台的學生，全都擠在大統倉裡，大家以行李箱為界，劃出一小方塊睡覺的鋪位，統倉太熱時就睡在甲板上。我幸好聽了老人言，那個塑膠桶發揮了最大的效用，洗臉，洗澡，洗衣服都用上了。

一大夥年輕人很快就熱絡了起來，啟程時的一些惶恐也就淡忘了。在八月炎熱的南中國海航行了五個晝夜才到達香港，大夥結伴上岸買東西，第二天續程前往台灣，離開新加坡後的第八天才抵達基隆港。現在僅需六小時的飛行航程，我們整整折騰了七天七夜。有一回和女兒談起從前帶水桶搭貨輪去台灣的事，她覺得我像是幾代以前的古人。

到達基隆港是佛曉時分，我們都靜靜的靠在甲板的欄桿上，迫切的窺望這片即將接納我們展開新生活的土地。薄霧消散後，漸漸顯露在眼前的第一印象是隄防上的許多大標語，逐一讀過去，赫然發現一條觸目驚心的小橫副：匪軍空降，速往西南方向疏散。當時的心情有點納悶，要是匪軍果然空降，我們這些人生地不熟的外鄉遊子該往何處疏散？一連串的疑惑，很快就被鬧哄哄的下船人潮打散了。我後來才發現這島上到處氾濫著有理無理的標語，疲勞轟炸了一陣子就漸漸視而不見了。「匪軍」當然也從未跳傘空降，*現在他們是坐頭等倉過來的。*

在基隆港找不到僑委會接待的人員，我就跟著幾個去成大的同學一起行動。到台北後，他們買了當年最豪華的「觀光號」火車票，我怕落單，只好忍痛豪華一次，像鄉下進城的大叔，提著那個耀眼的黃色塑膠桶上車，也不敢正視在車門恭候的車掌小姐有沒有異樣的眼光。那時正是「葛樂禮」颱風風災過後，沿途不斷聽到乘客對著車窗外指指點點談論慘痛的災情，我又開始納悶了，又是「匪軍」空降，又是取了洋名的颱風，這島上究竟還有多少我不知道的天災人禍？

終於在成大展開了大學生活，並不像民初小說裡有許多同學間的互動，大家都各自埋頭啃書，幾個課外團體也引不起我的興趣，一切都極度陌生，只有那個隨處可見的中美合作招牌似曾相識。繁重緊湊的功課壓得透不過氣來，還得應付不熟悉的中文數理名詞，由於我在高中時用的是英文數理課本，現在面對正弦、內錯角、過氧化氫之類的複合詞，漢字都認得，就是不曉得它暗藏了什麼玄機。

生活上也不易適應，第一天在宿舍餐廳吃早餐，發現包子裡忘了下餡，淡而無味，後來才曉得那玩意叫北方饅頭，不是我所熟悉的廣東包子。宿舍外大煙囪滾滾而來的煤煙，和手推車小販不時吹來陣陣臭豆腐的「香」味，讓人經常有遁逃回家的衝動。雪上加霜的是，這島上果然還有我沒料想到的大事，那年冬天發生了驚動全台的嘉南大地震，台南首當其衝，六級地震發生在晚間十時許，我還沒搞清楚狀況就被香港同學從床上拉下來推出門外，宿舍的外牆裂了一條縫，我們在操場冷風中觀望了一小時，回到室內又被餘震嚇得心驚膽裂，一夜都在埋怨自己自投羅網，一夜都在想念熱帶老家，想念那片永遠熱騰騰、風不狂地不動的熱帶雨林。

在心不甘情不願的狀態下過了大半年，我對台南的成見越來越深，一心只想改變現狀離開這裡，台北的學長勸我北上，可是轉學行不通，因為當時台灣的學制不接受轉學。有一天看見辦公樓外大排

長龍，帶著看熱鬧的心情前往一探究竟，原來是大專聯考報名，看了章程，發現還有「外交人員子弟邊疆生與華僑子弟報考條款」，給予百分之十的加分優待。

懷著玩票的心情領了表格，思前想後考慮了兩天，只填了全在台北的八個志願，送表格時馬上就被退件，那位收件先生耐心的建議我回家和家長商量好，像其他考生一樣，填滿一百二十個志願才交回來。我很不好意思的解釋了我的情況，他搖搖頭無奈的說：好吧，不過我得把台大森林系刪掉，那是丙組，你考甲組就只剩七個志願了。

報考後才發現聯考不好應付，三民主義這一科是大問題，雖說孫中山先生在南洋奔走革命時，曾經兩度路過我老家芙蓉鎮演講募款，可惜我生不逢其時，不曾聽過原版的三民主義。國文科偏重孔孟，而我在南洋唸的中文課程都是陶淵明，蘇東坡，唐詩宋詞之類的柔性文學，甚少涉及孔家的硬道理，勢必得惡補如何治國平天下。

幸好每天來宿舍收洗衣服的上海阿姨聽說我要考聯考，就把她兒子用過的講義和課本，用麻繩捆綁起來放在兩大洗衣袋裡交給我，我整理了那些已經被啃得體無完膚的講義，在洗衣阿姨一再叮囑查勤下，草草準備了一個多月就上陣了。

考前一星期到台南市修整牙齒，打了麻藥後，我問醫生可否一次做完，因為過幾天我要考聯考，不能回來復診，老醫師立刻把我從椅子上拉下來，訓斥了一番，叫我趕緊回家準備功課，出門時還聽到他在後面嘀咕：哪有考聯考還來做牙齒的。

到了考場後我才曉得台灣的聯考是何等大事，才了解老牙醫為何大驚小怪，才領悟洗衣阿姨叮囑的眼神，才見證了家長們帶著十八班後勤裝備給考生加油的奇觀。我單槍匹馬吊兒郎當的入場，覺得有點落漠，也很感慨。想起在鄉下時，什麼小學會考，初中會考，華校高中會考，劍橋海外中五聯考，馬來語檢定考試等等，家裡都沒什麼過問，只是每次須要幾塊錢報名費時，母親不止一次抱怨的說：怎麼又要花錢考試啦，不是年頭才考過了嗎？和台灣的學子相比，我不曉得自己是幸運還是不幸。

放榜後收到了一張白色的小單子，我考取了台北的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。我只高興了一兩天，就而陷入了徬徨中。我一直以試試看的平常心報考，現在這一紙公文逼我認真考慮前方的岔路，我感覺到第一次面臨人生重大決擇的壓力，一直拖到註冊期限都快到了，還在觀望掙扎中。

直到有一個週末的早上，我賴在宿舍的床上發獃，宿舍旁邊是台南市立第一中學，每天有一個南一中的打工小弟來送牛奶，他問我何事發愁，我把那張聯考分發的小紙條給他看，說不曉得該不該去。他那驚訝，羨慕和和不解的眼光我至今未忘。他說沒聽過有人考上台大又放棄的，他明年就要面對聯考了，他的夢想就是能拿到這張分發書。和這個稍顯老成的少年談了一會，我又一次感到如釋重負，也許我生性舉棋不定，每次到了緊要關頭，總要這麼一根稻草來壓下天平的一端。兩天後我就打包北上。這一回搭的是「平快」慢車，上車後才想起一年前陪我搭乘觀光號的那個黃色塑膠桶，也許是潛意識裡急需某種切割吧，我把它遺落在台南了。

在台大我終於如願以償，留下了四年絢爛的黃金歲月，畢業時我只寫下了一句感言：他在一個異鄉的島上栽滿了年輕的歡樂與所謂憂傷。

如今走入了人生的下半場，回顧將近五十年前從馬來半島到台灣昇學的許多轉折與際遇，每每慨嘆一路走來的許多偶然和巧合，沒有鞋店老闆隨興的安排，沒有南一中小弟羨慕的眼神，沒有洗衣阿姨的叮囑，不曉得我的人生片集會播放怎樣不同的版本，而他們卻像路人甲一樣瞬間就在我的故事裡消失，完全不曉得他們隨意入鏡客串，會怎樣改變這齣沒人給我寫劇本的戲碼。往事並不是僅僅只能回味，其中的機緣與因果，永遠給人無限的猜測與遐想。